2291.7
1737
v.18

乙巳消長錄 十七

編附錄 一二

乙巳消長錄卷之十七

外編附錄一

清原尉韓景祿

贊成崔輔漢

贊成金光準

判書宋麒壽

左相黃憲

副學陳復昌

司諫李無疆

判書尹春年

3306145

左相沈通源

外編附錄二

普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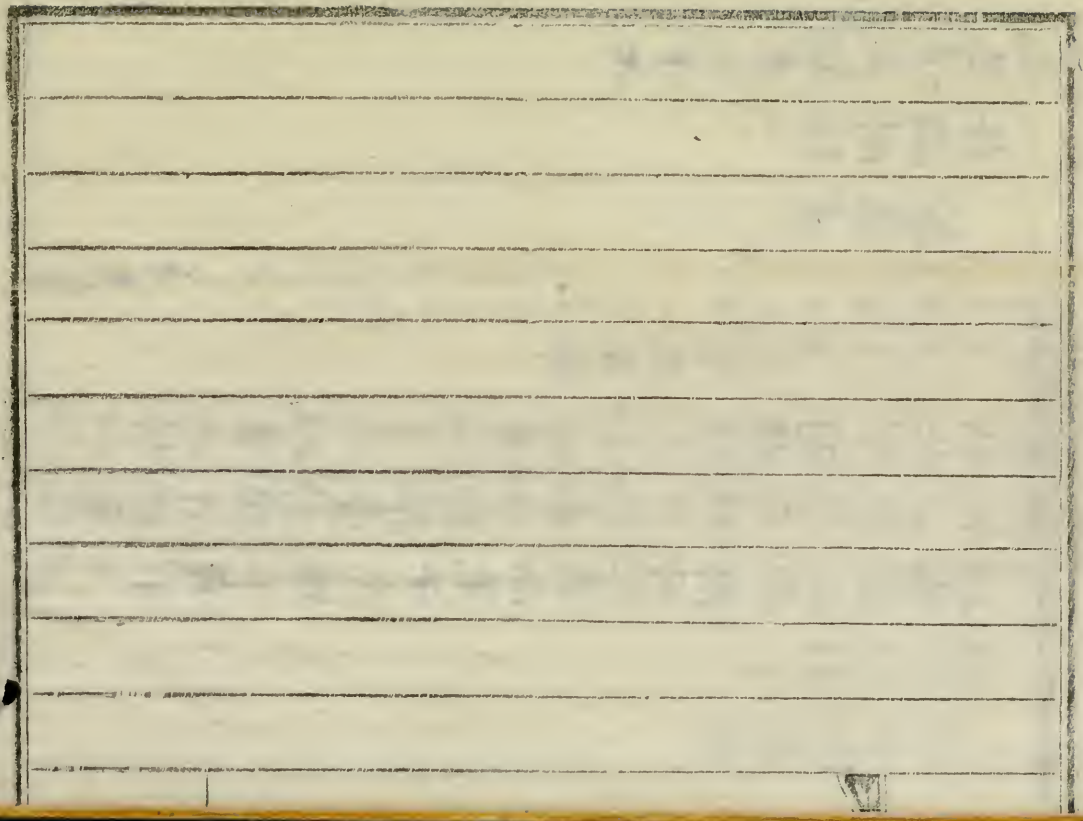
乙巳消長録卷之十七

外編附録一

韓景禄

韓景禄清州人尚　中宗第二女懿惠公主封清原尉眉巖日記癸乙巳倫勳

宣祖壬申府啓清原府院君韓景禄性本凶悖加以狡猾當國家危疑之際貪功樂禍黨附權奸潛通宮禁其為惡之事無所不至而至于今猶不自戢眉巖日記



崔輔漢

崔輔漢字彥卿水原人官二相 眉巖日記

仁廟賓天大臣以右尹崔輔漢差守 陵官輔漢親自往訴於大臣至以脛骨出示之曰羸瘁如此而能勝三年喪乎哀懇不已大臣又改之則一臺諫將論輔漢隱過白參贊仁傑為持平止之曰此雖非公議所許之人不近情理之說橫加於人甚不可也以此獲免平生感之乙巳密旨之下白公獨啓之至以大司憲閔齊仁為有同傳令軍卒 文定盛怒禍將不測輔漢方為同知義禁終始力救止付處而已公初

非有意於救崔而彼之為恩至於刻骨君子一言之惠亦多矣寄齋雜記。詳見休菴傳

恭乙巳僞勳

崔輔漢與栗谷所稱五姦為六奸云眉巖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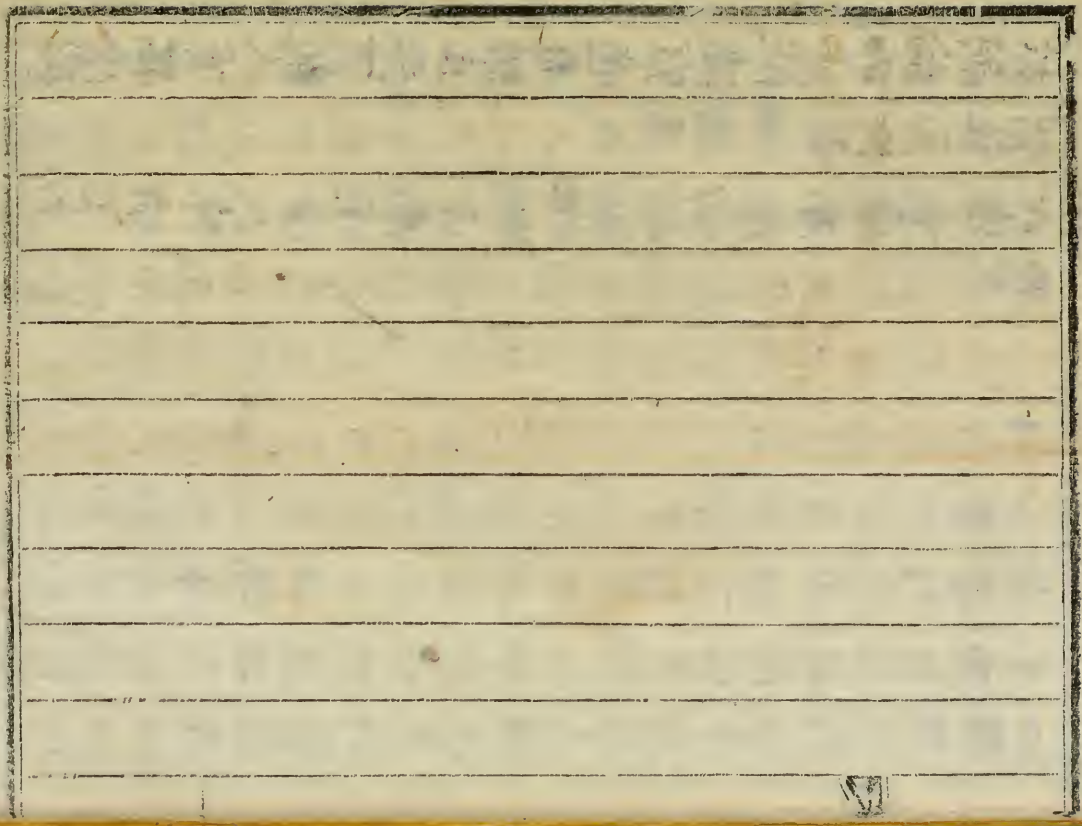
金光準

金光準字叔藝商山人　文科官至左賛成忝乙巳僞勲燃藜述

沙伐國即尚州古號也金光準居焉光準之父閼愛其妾多給田民嫡子則薄待而給田小故常蓄憤於庶母壬寅閒光準為大諫居父喪其兄又病死乃使兄嫂以庶母及庶弟為妖術致夫喪之意訴于官請囚治牧使宋希奎起其無證不受理光準賂簡于宋請速逮治宋公不得已刑推三四次是時晦齋適覲往宋公見而言其事晦齋以為父之愛妾愛子何忍

以黜黙難明之事父喪未畢而至於囚禁君何為此乎宋乃示其簡曰不得已也晦齋默然不言到咸昌寄書於先塋極言其未安之意而止之其答書畧無自責之意多有憤恨到聞慶縣監安景祐以推官深知其事亦言其殘忍之意而安公口滑媚惡人也逢人即說其後權應昌亦言其事先塋深慷疑畏喪事畢後復拜大司諫辭免時乃舉其事發明近因除逆之勢致位崇品將陞相位欲盡除滅口乃列錄本道居朝官及沙伐隣境居人知其事者陰授權臣使盡除去故丁未之禍宋希奎預之安景祐以蔭官無預

於朝論而亦被遠竄適有權臣之切親人言其陰授
列錄委折者 晦齋集
以密旨脅臺諫 詳見乙巳獄及宋希奎傳 ○忠順堂入侍 詳見乙
巳獄



宋祺壽

宋祺壽字台叟圭庵從弟默齋朱溪君外孫　中宗朝登科歷南床翰林吏郎舍人選湖堂乙巳圭庵死於禍而及錄僞勳後見削官止判書　歸譜

乙巳之變有人以網打之計告于祺壽曰圭庵將不免奈何祺壽曰園中荊棘蕪沒而其中有一朶梅花則豈以傷梅之故不芟荊棘乎計遂決祺壽竟恭備社勳談者以陷兄功臣目之　逐睡篇

元衡謂祺壽曰圭庵獲罪而死心實未安祺壽曰特地梅花豈能久存人之生死莫不有數何恨之有　稗

宣廟丁丑　恭懿大妃疾篤　上命削僞勳翌日大憲宋祺壽以特進官詣經筵其子應漑以玉堂應洞以注書同入侍講畢諮及乙巳事宋公泣陳其冤枉之狀悲動左右金誠一以正言入侍進曰祺壽在乙巳間附嚴權奸至錄僞勳享其富貴二十餘年及今聖明在上公論大行乃以悲辭苦語指陳其冤欲寤公論之名真小人情狀也祺壽惶恐而退三父子一時引疾而閒者縮頸公辭氣自如　荷潭日記

其後朝講有言自　上觀宋祺壽書啓則益可見矣

上曰猶壽既知奸人情狀如何不直言於其時乎對曰其時畏死未敢　上曰然則何不呈病而引退尚保勳爵耶　稗官雜記幽憤錄

象村撰神道碑銘并序曰粤稽　中宗　仁宗兩大王繼陟壬人竊國柄迄　明宗末年士不踣於桁楊接摺則亦荊棘魑魅爾當其時名完人者或長往遠逝以成其完或時躓時起僅得其完若履順居正望實兼隆享用五福考終于位不期完而自完者唯我外王父叅贊公其人哉欽獲罪于天早失怙恃外王考妣提而鞠之承訓于庭者盖十禩矣公歿四十三

年而麗牲之后始具公之諸子姓謂欽蓋宅相之列
而曾忝太史庶幾為不朽畜欽謹標公行業紀之神
道其系牒官歷曰公姓宋氏諱猋壽字台叟號楸坡
其先肇於恩律有諱明誼官司憲執端二世而愉有
隱德號雙清堂高祖曰繼祀司憲府持平曾祖曰順
年禮曹正郎　贈弘文館副提學祖曰汝諧安東府
使　贈禮曹參判考曰世忠加平郡守　贈吏曹判
書皆公推恩也判書公為權貴所齮齕官不達妣曰
李氏　璿派也朱溪君深源女朱溪敦學飾行為燕
山所害李氏亦有士操胚胎前光啓慶于公公以正

德丁卯生中辛卯司馬甲午文科入藝文館檢閱待
教奉教賜暇讀書自是歷敭館閣若侍講院之司書
文學弼善輔德司憲府之掌令執義大司憲議政府
之檢詳舍人左右參贊弘文館之修撰校理應教典
翰直提學司諫院之大司諫吏曹之佐郎正郎判書
皆其歷也若承旨則自同副至都承旨若刑戶工禮
則為參判乙書若西樞則為同知乙事若京兆則判
尹若　經筵春秋成均義禁則皆兼綰而或一再或
累經若外藩則為京畿江原兩道觀察使乙巳以承
旨例參衛社勳丁丑見鵠降秩俄復之萬曆辛巳終

于正寢正月初三日也春秋七十有五訃聞　上輟
朝賜吊祭官庀襄事越三月某甲曆于懷德食藏山
坤坐之原公配平康蔡氏高麗太師松年之後大司
憲忱之女有型閫之範有肥家之德孝慈而動儉貞
靜而塞淵媲美于公並受丕祉當夫人之世數閨媛
之賢者必歸于夫人夫人生于正德庚午均于萬曆
癸未得壽七十有四葬與公同原育三男四女男曰
應溉文科司諫院大司諫娶士人沈鏡女無后曰應
泂文科黃州牧使先娶郡守李宗孝女生三男二女
再娶宗室成川守女生一男曰應洵文科弘文館副

提學娶府使安彥銖女生四男二女女長適韓克昌
宗親府典簿生五男三女次適申承緒開城都事生
二男二女次適金瞻文科弘文館校理生二男二女
次適俞大脩文科安東府使生二男四女直長興祚
縣監敬祚郡守榮祚郡守裕祚士人李茆牧使之出
也一女夭敬祚出後大司諫護軍碩祚別坐孝祚進
士顯祚郡守趙景禛縣監朴就章副提學之出也監
察檝博士戩學生戩翊賛戲學生戩大司憲尹壽民
郡守姜紞縣監李瑱典簿之出也議政府左議政欽
刑曹叅判鑑生肖任慶基坡原都正應福都事之出

也正字誠立察訪正立叅贊李慶全士人朴焞枝理之出也進士景胄寺正學胄判決事李愷叅判李尚信察訪全善餘士人洪桌府使之出也內外曾高孫男女至累百人不可殫記其制行履跡曰公弱不好奕嗜學如不及樂與先生長者遊旁通諸子百家有志聖賢之學與成東洲悌元友非禮不履時已卯禍慘以學為諱公探索益力遂為通儒暨釋褐名論日起權奸金安老欲擬攬公餌公以名香龍墨公以宵人之遺受以置墻壁閒安老已瞷之矣嘻其不附已以事亦免之安老伏辜始得用　仁廟奄德春宮僚屬

妙選一世論者以公為第一乙巳仁廟大漸夜召
大臣宣末命俾位于 明廟 明廟踐阼冲幼不及
政 文定王后垂簾視事尹元衡李芑搆尹任起大
獄士林赤矣公以母夫人年老不得不趨列而實與
時氷炭出按京畿丁歲大侵又值國恤詔使相望賴
公施措民忘其役公憂憤成疾疽發於背閱歲愈劇
丁未堂兄圭庵公遘禍臨歿貽公書曰皇天后土可
表此心子女託之公見而痛傷之疽乃潰裂絶而復
甦猶以送終恤孤為念力疾經紀襄葬無憾焉芑黨
至欲竄公母夫人廢寢食憂之公引范滂子母事為

解　明廟於己未年間厭元衡所為擢士流中人置
臺閣公其一也斥永川守沈義儉怙勢之狀直邑子
受誣者辛酉　明廟御禁苑設科典選者取倖臣子
及王子君之壻公抗章罷之李樑敗公秉憲論其黨
長弟科罪士論快之　明廟違豫公力賛李相浚慶
定國本元衡黜死公乃當銓一時名勝悉加收用朝
野想望以為太平可期　明廟疾革　宣祖大王將
纘大統諸卿雜議入承儀節公曰傳云入自端門萬
姓咸睹嗣君當以烏帽白袍小輿入光化門西挾群
議乃定退溪李公滉公所契許　宣祖初載經筵講

學多咨於公三司請復柳灌等爵削乙巳勲公亦力
陳之湔枉伸誣此為之兆也公姿容玉雪大耳聳峙
望之如神仙中人清標拔俗趣好高潔早從師友踐
履篤實而深自韜晦以近名為耻不為厓異邊幅芬
華趍競居第服食一循儉素事親盡其愛敬而著於
愉色婉容追遠竭其虔誠而形於憚恍悒愛雖居名
宦恒有超舉物外之想遇山水會心處輒悠然忘反
仕罷却掃不憧憧世故晚以美疾即閑而憂喜以國
教子弟必以忠孝為先長姊孀居事之如母每痛圭
庵無嗣孫力勸立之俾不絶世郭司諫珣公之金石

文也死於乙巳尸在旅邸公收而殮之平生手不釋卷家無賸貲之私見子壻登顯仕諸孫滿前曰吾靡德以堪忌溢戒得此吾所願也取敬器鼎銘為銜自警書出師表歸去來辭四箴朝夕寓目不以榮悴自畫也公之交遊先輩則有若鄭文翼先卿金慕齋安國輩若則有若李相國浚慶金大諫驥祥問學則有若李退溪滉成東洲悌元鄭北窓磏趙龍門昱左右之東洲曰天性純粹者其惟某乎慕齋曰端重貞亮者此人也文翼曰非但遠到必為福人云公歷事四朝終始一節富貴壽考其卒也上自公卿下逮走卒

莫不嗟悼豈非全德君子令聞令望天錫純嘏者耶欽當稚眛睹公坐堂上鼎茵甚盛晨昏唱喏進退日數十人而皆子姓也佳辰令節侍陪歡宴簪笏拱揖爛然盈庭幼婦童孫綵衣舞綵指不勝屈觀者艷歎咸以為汾陽萬石復見於千載盍睹夫水之源于河委于海山之峙于崐前于嶽有德者有祚其有自也而然幸若不肖孫欽之竊祿于朝以有今日者亦藉垂蔭之餘銘曰種不必穫成不必全公則有之實得之天秩而積用之也裕淵而淳發之也度享嘏于已垂祚于後身名俱泰蓋壤同久惟神其爽不與

魄藏銘此貞珉以垂無疆 象村集

申象村欽嘗謂余府君睡翁公曰吾外翁判書公既濡迹於乙巳故士論不與之矣余非不知如此而迫於諸表之請將不免作神道碑未知士論如何先府君曰一從實迹則何傷乎象村曰似不可全無回互矣且當時死生立斷惟忠定若干人外全無疵累者甚少獨何必深咎外翁也且舅氏大諫公極詆栗谷然後攻之者並及於判書公增其惡名此則似非公心矣 尤菴集家傳

應洞必以其父為無殄兄之意而臣則不信也臣聞

麟壽之賢東國之寶其死之日知與不知無不嘆傷而猥壽獨不廢仕進政院同僚恠而問之荅曰既為國賊則當絶於屬籍何服之有後為麟壽作其墓誌則極於賛揚要不得罪於公論所謂平生姦偽死見真性者也慎宗孝有沃畓連膝處而子為武官則訹以失官而奪之尹任之妻為厥　賜牌奴婢而且使親納紡績平生殖貨積布無量則受功臣賜第而賣積其直云者詐也非廉也如無利己之心則全存厥家以待百年公論之定可也何必汲汲賣之而積其直以為異日沽名之計乎惟其姦贓現著人所不齒

故朴淳白仁傑金繼輝李珥方玉清論之日猶壽為冢宰而不敢供職而世積其忿厥子尤惡最以清議為仇讎重峯集丁亥封事

壬辰亂離判書公子孫當夜諦人而埋安故鄰人認為寶貨而掘發出宋氏家傳

黃憲

黃憲字彥規紆州人（僉載作舒川人）戊申拜相至左追錄偽勳　中廟辛巳別試南袞為讀券官見一試券下試不欲取而袞力替以為能文者之所製遂取之及拆封乃黃憲也鄉生無名袞慚焉招見憲于第年少白皙有姿容袞欲實前言賞鑑之名極力吹噓擢拜弘文正字驟躋華要　明廟初年入相年未五十矣天性險詖乙巳間以方在喪不得叅勳及為相自矜丁酉為諫長有劾奏安老之功百方鑽刺追錄勳籍嘗於賓廳會議加罪黨人之時書名極罪者甚多如李

彦迪權橃等皆入應死之中　慈殿以為過重不聽
憲強請至夜深不退又倡為佐理功臣之說欲多數
收錄以悅人心由是貪功鬼蜮之輩爭欲起獄殺人
以為己功尹元衡惡憲嗾副提學復昌劾之復昌遂
上疏論憲之罪假以緩治李洪胤之獄為辭即命逮
相未幾削勳奪爵放歸田里東閣雜記

陳復昌

陳復昌乙未松京親試擢壯元門地卑賤其父義孫以錄事去官或云其母累經人而歸義孫人尤賤之能文善寫為尹元衡鷹犬累起大獄目為毒蛇官至副提學未幾元衡厭之竄三水又以在謫中作弊圖籬安置而死 東閣雜記

巧黠自衒故如具壽聃輩亦為其所瞞為之延譽汲引壽聃亦終為所害 燃藜述

丁未洪曇為應教陳復昌在右僚嫉一宰相欲陷不測曇曰姑俟物議如何復昌怒曇曰非一家事豈可

輕害人乎復昌即起走曇正色徐言曰願少平心以
手帥衣而挽之復昌仆地大哭左右皆失色曇不動
竟免中傷 長貧胡撫
元衡之嗾復昌劾黃憲也復昌呈疏政院退來玉堂
諮館僚曰我今論劾權臣必被重罪不得復與同僚
相見仍涕泣歔欷俄而 御札褒之曰為國忘身之誠
古今稀罕優於朱雲汲黯之忠不勝嘉歎玆賜 中
廟衣襨暨銀杯略示嘉納之意嘻慨既之忠終始莫變
云云元衡以欲罪憲之意已達 慈殿復昌從其順
指而為之必無獲罪之慮而佯為倖直之態豈知傍

觀者如見其肺肝矣 東閣雜記

陳復昌贈徐花潭詩曰春半好花開又落雨餘潭水濁還清蒼鬚瘦骨多奇態盍取松巖以記名陳是何人而敢勸花潭改其節耶可謂不知量者矣 月汀漫錄

許監司太輝嘗言陳復昌雖小人頗有才朝廷若駕御用之則非全然不可用之人至於李無彊則惟以聽權奸指族孽善良為事而已更無他才小人之絶不可用者也 上仝

李無疆

李無疆者亦險詖締結復昌濟惡復昌為副提學適為弘文錄大言於會中曰今番景休當首薦景休無疆字也左右咸唯已及圈點不得參焉座中相目曰誰乃不圈也甫我相推聞者笑之無疆時為御史往北道州官有周忌乙巳謫人者摘而罪也及復昌敗無疆亦竄慶源守令相戒此人乃前日罪謫謫客者也無顧見者人以為及甫之報李浚慶為兵判無疆劾之至以才無文武不可使掌兵權為辭浚慶為巡邊使到慶源卒指城中矮屋曰無疆所舍浚慶孚

遺食物或西其以德報怨浚慶曰非欲施惠也見其困窮矜愍之心自不能已云 東閣雜記

李無疆諡附李芑為西司亞長而士論則甚鄙之 月汀漫錄

尹春年字彦久坡平人歸滄海一云滄洲中宗朝登科歷三司遜湖堂至吏判遜清白善解律格附元衡奬普而以此見削孫緒善文科吏郎有文名歸譜

乙丑八月罷禮曹判書尹春年春年元衡族弟也附元衡上疏請元老罪因此發身驟歷清顯輕肆自信浮薄之徒多從之講學春年妄自尊大以師道自處自謂得道而其所論說皆扶拾佛老緒餘實無所見識者笑其妄作但居官稍廉故聚怨亦輕只罷其職

經筵日記

丁卯尹春年卒春年為人輕浮自信其學甚駁拾佛老緒餘以自張大自稱得道且自謂深曉律音又曰見人數句短篇亦可知其人賢否壽夭貴賤云初附尹元衡擊去尹元老以此聯至大官聚徒講學妄以師道自處浮薄求名者多從之遊論議風生動引聖賢其言曰聖人無他只是合天心者耳不論是非義利而只以成事謂之合天心又曰金時習東方孔子也不見孔子則得見悅卿可矣其所取乎時習者皆誇傳怪誕之迹實非時習所為也僧普雨自稱悟道見春年呈所見春年大賞之謂人曰普雨因禪學悟

心知止而功未至於定其誕妄多類此春年不喜酒色故其門徒雖沈湎溽洟者每見春年必自謂止酒屏色以相欺誑人皆指笑之但春年稍廉不受賄賂以此或有取者位至六卿多所革改自謂行道及元衡敗春年貶歸鄉里熱中飲冷發病而死 上全

蘇齋言李中悅以吏郎不薦尹春年春年投疏論尹元老以為尹任 殿下之逆賊元老 仁廟之逆賊

月汀漫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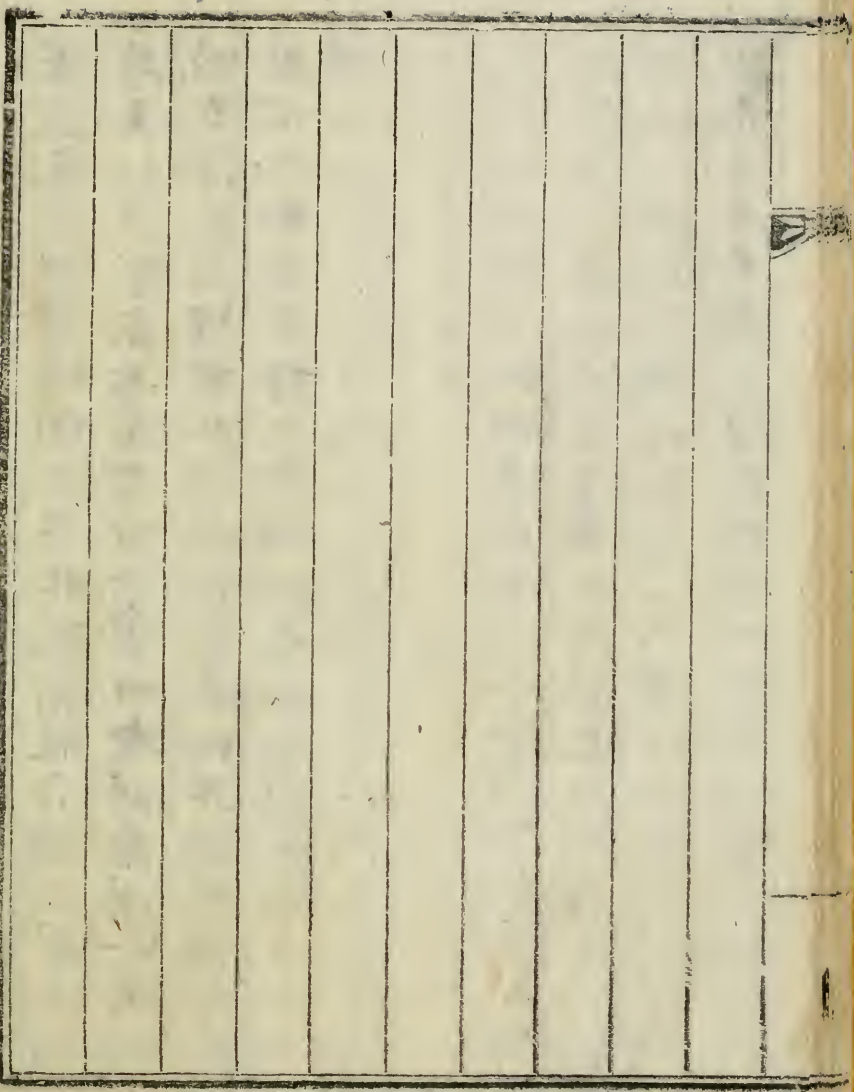
吏判尹春年門無雜客時邀山人如休靜者引就草堂為山水談常若有遺世出塵之思注擬之際必

用清名之士廣置墓閣雖有一二權奸鷹犬厠於其間而士類洽然稱為清論之人實不知盡困於籠絡之中嗚呼自在郎署承弟之嗾殺其兄以取美爵內與潛結外持公論以為欺世地一世或可欺後世其可欺乎寄齋雜記

金慕齋博究墳典鮮難曉語慕齋亦以精通自負有高弟上舍居在利川嘗劄記慕齋未曉文字凡十五六條聞滄洲尹春年能解人所未知文字委往問之則逐條剖釋更無起難云聞之宋直長眉老者如此所謂高弟聞其姓名而忘記月汀漫錄

盧蘇齋與尹滄洲同年進士蘇齋晚自謫所還為副學余為直學在玉堂時於一會時余問滄洲一生以曉音律自負果有此耶蘇齋荅云此不過藝語耳盖絶不以知音律許之也藝語云云一本作此不過邪妄之氣所使

月汀漫録



沈通源

沈通源字士容青松人連源之弟丁酉文科辛酉拜相至左 典故要覽

丁酉殿試金安老為試官沈通源在塲中見策題輒構草示其兄逢源曰須效我作及第可得有曰忠憲奮起正論堂ㄱ逢源不悅曰莫非有數安可容力乎通源遂擢壯元士論鄙之 寄齋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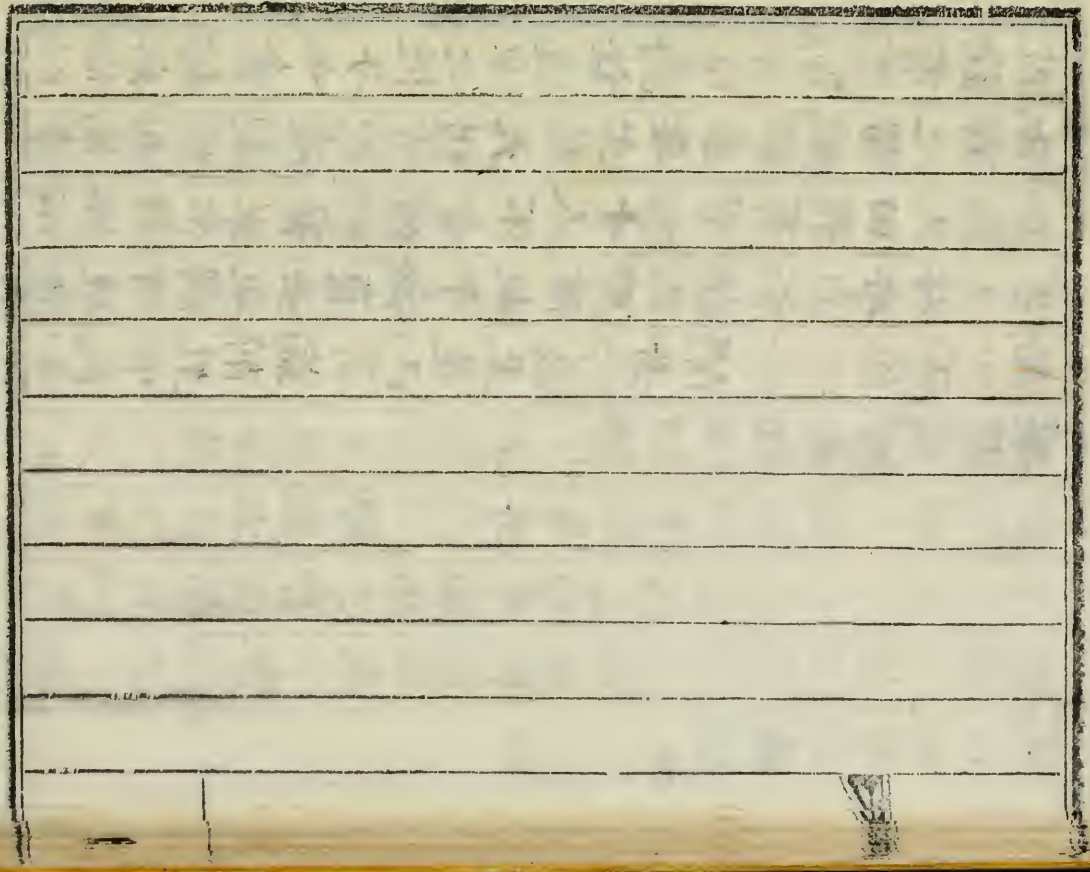
乙丑十二月左議政沈通源請免三公之職三日十啓乃命遞職通源素無名望以外戚發身位至左相惟以貨賂為事實與元衡聲勢相依及元衡敗通源

不自安懇乞辭職 經筵日記

丙寅九月沈通源削職放歸通源為人貪黷其子鏞及鏵奪人戚獲無異盜賊李樑縱恣實與通源相倚樑既敗公論欲發未敢尹元衡之敗通源自知不為士類所容遂辭相位欝欝不得志至是公論乃發 經筵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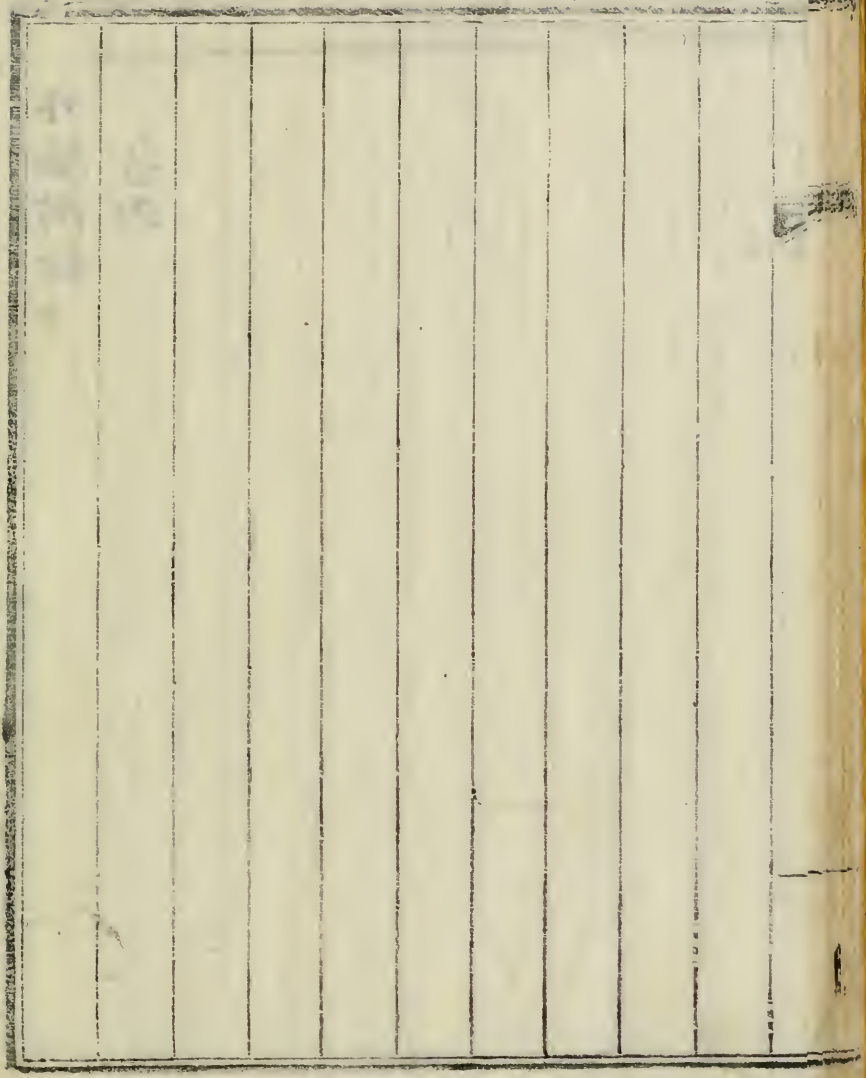
丁卯六曹郎官論沈通源疏曰金安老肆毒而納諛者通源也尹元衡稔惡而附麗者通源也李樑構禍而陰主者通源也三凶既伏其孽老賊安得獨免 栗谷集

沈銓有罪削奪官爵銓通源之從子也貪鄙無倫以椒親之勢驟致華要出牧大州專以浚剥網利為事公語人曰我有男女十人不貪何以資生但我終不害士林安自裕謂人曰沈叔平銓字直士也問何故自裕曰不隱其貪聞者冷齒至是兩司論削其官民多攘臂罵詈者 經筵日記



外編附録二

普洱



初宮中方崇佛事監司鄭萬鍾引進妖僧普雨大張佛法以報恩寺（宣陵側）為禪宗以奉先寺（先陵側）為教宗自明年壬子始為禪科初試會試講經製述賜牒一云賜婢略倣文科八道寺刹一時肇新（西厓雜記）

初慮僧徒無統議大臣復立兩宗領相沈連源左相尚震阿諂不遠而無一言面爭其不可至於下問之除正值納約之時而震也非徒不進直言又從以輳順之辭逐復禪科（燃藜述）

咸鏡道御史王希傑狀啓因北方人聞僧普雨與逆

瑠之奴為僧者同居于安邊黃龍寺草庵瑠亡命来到使之穴處聞大索之奇禍俱禍及移住釋王寺瑠奴無應松持小紙授兩宰覽訖曰近無吉日汝可退去居數日貸米設聖齋于深谷者非一貸米之僧尚在釋王寺云宰政院請付有司推之 傳曰欲居兩者造言判然矣勿推兩司及大臣請推問不允史判宋世珩獨啓極陳晉兩權重驕悍一國之人仰戴奔趍如君父而無一人為言者恐有不測之禍歷數所行悖惡之事累數百言不允 東閣雜記

巳酉命搆新仁壽宮于舊淨業院基辛亥復立兩宗

設禪科度僧給牒時　文定方崇佛事普雨恣為譎張異教大盛兩司玉堂爭之踰年不能得大臣亦率百官廷論不允元衡終始不為進忝蓋不欲逆　慈旨也　東閣雜記

歲壬戌　文定王后用妖僧普雨之說奉遷　禧陵移卜　靖陵尹元衡當國主張舉朝靡然莫有敢言公慨然具疏以為有大不可者神道尚靜無端遷動一也為　慈殿他日同穴之計而使久遠配葬之元妃遂為孤魂二也新陵風土形勢正犯絕地萬不及前三也補塞空缺大興土役民不堪苦傷　先王

愛民之心四也嗣王幼冲政由宮闈以一妖髡之邪說率甫誤國家大事五也詞氣抗直無所回避竟以父兄力止而不果上乃作近體一律以寫感憤之懷

寒岡述金鶴峯行狀

普雨者妖僧也多識諸經能詩善屬文居春川清平山遠近釋徒尊信之嘉靖中　文定垂簾設奉先奉元兩宗當時釋徒聽雨訓誨雨設無遮會于奉先寺蒸粒累百石以飯僧四方白足雲委焉雨以雲錦袈裟萬僧擁護奉之于上座有一老僧獘衲百結顏色枯槁扶錫末至雨望見之趨進拜伏以面掩地不敢

仰視左右微睇雨雙眥流淚至地匍匐久不起老僧平立以錫欵之曰噫〻吾不料爾至此吾不料爾至此不交一言而去雨索然不歡者累日衆咸異之詢其道號即智行云雨以高僧一善為有道備厚禮迎之于妙香山使至一師無一言大書與之曰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関馬不前終不起後事敗雨竄身于寒溪山巖穴中搜得之謫配濟州牧使〻雨備客舍洒掃日令有膂力人武夫四十人各加一拳以為常雨終斃拳下一善在妙香山終身入定不下榻雖大官至未嘗出戶迎之李樑權貴也遊妙香敬一師

脫紬衣〻之樑繞下山脫而與從者曰吾安用此雨死其詩集行于世 於于野談

乙丑大作無遮會於檜巖寺所供幾竭國力八方僧俗奔走塡咽時四月七日也八日乃僧家覽揆之辰將以是日行事 文定遽以七日薨逝僧俗驚惶潰散當初以粉米數千餘斛作餌其色赤如血染人甚恠之事竟不成 苔泉雜記

文定王妃信妖僧普雨言設無遮會于檜巖寺經月乃罷未幾而 文定上昇中外哄然皆以爲病由齋素欲磔普雨肉於是太學生上章討罪是時太學生

名能文者甚衆而首用公疏聲聞益彰徹一時名人皆慕與之交贈議政李公淑碑文恩伏撰延原李昌庭父

乙丑夏　文定昇遐館學生請誅普雨至於空館而未得請嶺南儒生通文一道詣闕上疏先生曰以討賊復讎誅普雨既不當其罪而通文一道相率詣闕又非便蓋人各有所見何可苟同若事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則不待通文而必相齊應如其不然則雖家通戶曉亦無應者矣古人有所言之事則必自陳疏可也豈合通一道相率詣闕也於是宣城永嘉之士聞先生之教獨不赴闕又曰通文上疏非儒者所

當為也 退溪集言行錄
館學生論普雨之罪未得蒙 允約以勿更赴科舉乃空館先生聞之曰此事甚未安若有一種人奮然以為吾志未行道不合長往不返則可也至於羣聚相約則大不可君臣之義豈可如是且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豈有舉國之士皆不赴舉之理乎又曰崔諫辭職亦然 上全
明宗朝館學諸生請誅普雨屢疏不得請空館出去二日遣承旨史官招諭諸生令就食堂諸生無往者朝廷請朝官之為父兄者使各勸諭子弟就館如此

太學生論普而之罪不得請至於空館未幾還就尚州儒生通文一道辭詣 關下更請妖僧之罪且攻太學就館之非禮安士人方議去就先生止之曰太學生陳疏猶可諉也遠方草茅之士羣聚伏 闕分義甚不當數三士人以為先生每事以中道自處故如此說草野狂生雖似過激何妨一行先生聞之笑曰儒者以中道自處猶恐有過況先以過激自處乎

鄉人逐以先生之命終不行 退溪集言行錄

問儒生空館何如先生曰有言責者諫於其君而不

聽則去可也至於常布之士本無言責其上章論列非其職也若事関宗廟之存亡吾道之盛衰義不可不言則亦可上章論列其聽與否存於君上豈可必其見聽而以得聽為期哉今之館學遇事必上章若不得請則相率而空館空館而猶未得請則又相率而聚館其去也猶恐不先其聚也猶恐或後去之既非其道聚之又無其名是甚道理古之君子當國家大事奮不顧身上章抗論而君不聽用則決然而去終身不出者有之是則可貴若其空館則吾不可知也問空館始於何時先生曰以見於史者言之恐始

於宋時捲堂也又曰空館跡似要君 上仝

呂應龜上疏伏以臣嶺外人也越險千里来叫 九重懇〻不已邁〻日深庶幾之望雖切於臣子之情不聽則去實関於進退之道 殿下之秉心一至此極臣等之去就不可不决悲夫戀深犬馬冈極臣子之情視若草芥何如君父之懷皇天之譴責以為不足畏人心之渙散以為不足恤竟不以仇讎處賊僧則固不足以臣子視臣等矣復何言哉儒滞三旬邈邈其天顧瞻四方蹙〻無地今日懷疏咫尺天顔明朝納履萬里孤踪深負教育之恩當執畎畝之鋤小

臣之計止此良可悲矣但念小臣一退而十寒之繼至忠言讜論遂斷耳治亂興亡當著其形所以臣之悲痛益切於退去之日嗚呼誠乏辭蹙望斷回悟父老有問罔知所荅山河帶羞更舉何顏其虛其徐悲涼古詩携手同歸慘惔今日遲〻之歎窮途之哭交纏同發方寸亂焉罔知所言黽勉而退伏願　殿下垂憐焉　國朝典謨

栗谷論妖僧普雨疏曰伏以官守各有其職而誠激于中則不可拘於守職進言必有其時而害切於國則不可局於待時今臣不任言責則非可言之職

殿下方居諒闇則非可言之時第以商旅尚議于道
路則人固有不拘職而竭誠者百官不聽於冢宰則
事固有不待時而極言者故愚臣輒昧萬死敢效一
得伏願　殿下試垂睿覽焉今茲普雨之事舉國同
憤欲磔其肉以至國子抗疏兩司交章玉堂進箚累
日不已而天聽愈邈一國臣民罔不駭然自失皆曰
殿下不信舉國之公論而護一妖僧臣竊伏痛以
殿下之明聖乃因普雨而受此名也夫以為普雨負
弒逆之罪　殿下有釋怨之失者此固過激之論而
臣未敢盡信也至若　殿下以普雨為無罪者則臣

窃惟歎亦未敢信服焉此　教一出三尺童子亦皆
窃笑窃恐大哉之王言宜不若是也宮禁密事雖可
諉之妄聞若其暴殄天物誑惑士女僭造非輿屈辱
至尊萬目之所見者皆可以為妄聞乎眉睫至近而
不見則宮中之事安知國人皆知而　殿下有所不
知乎衆怒不可遏民口不可防而　殿下牢拒至此
何耶且　殿下信以為普雨無一毫之罪乎普雨之
得行其志今幾年矣廣張罪福欺罔君上蹙竭内帑
貽患生民驕矜自聖奉已奢僭有一於此罪當罔赦
殿下尚以為無罪何耶以　殿下之聰明剛斷貶竄

權倖曾不少假而至於誅一妖僧乃獨留難臣誠愚昧未喻其理豈有國人皆曰可殺而無罪者乎雖然臣之所大憂者不為此焉何則夫玉堂　殿下之腹心也葢諫　殿下之耳目也太學之生雖不能盡法孔子其中有志者亦皆孔子之徒也　殿下既擇賢才使處腹心耳目之地以為稱其職也則當用其言以為不稱其職也則當斥其人固不當任之而不信疑之而不黜也今者玉堂兩司太學之生交口合辭請罪一僧而終不回　天則雖曰　殿下待腹心耳目之官誦法孔子之徒皆出於一僧之下亦非安言

也何其任之重而待之薄耶假使菩雨無毫髮之罪受暗昧之名天下後世其將以　殿下為何如主耶況今雨之罪足以死而諍者之言非妄也哉自是厥後國人皆將曰　殿下之待菩雨有加無替緇髡皆將曰　殿下之崇吾道非諫諍之所能間由是異類得志士氣益挫矣在朝之臣皆將曰　殿下從諫如流之美乃沮格於一僧巖穴之士皆將曰　殿下之聲音顏色非人於千里之外由是百僚解體言路益塞矣士氣既挫言路既塞則直士色舉而遠邪佞人伺隙而競進由是而朝綱日紊國脉益傷矣　殿下

雖有排佛之志孰從而將順之　殿下雖有聽德之聰孰從而啓沃之哉烏可以　殿下之情家喻而户說也哉一事之失似不足為輕重一備之微似不足為有無而害切於國家者乃如此耶謂　殿下之睿知而莫此之察乎區區之士氣又從而挫之介然之言路又從而塞之綴旒之國脉又從而傷之災害莫至莫可救止然後雖斬焉雨百辈何足以補其既往之失耶臣竊伏念　殿下玉體素弱羸瘦衰經深墨哭泣之餘煩進逆耳之言則　殿下之心不寧矣若復私憂過計恐傷　殿下之心而遽退勿諍則　殿

下之國不安矣事勢至此而無以處之則不寧不安終不兩全此臣之所以終夜不寐仰屋流涕者也以臣之愚反覆思之而得一說焉夫以 慈聖憂國之志祝釐之誠不能拒絕普雨之請張者垂二十年矣一朝 賓天而遽用誅戮則似非 慈聖平日之心而 殿下以好生之仁當諒闇之日豈肯以刑辟加人哉 殿下遲回隱忍之心臣亦有所妄料矣 殿下既不能快從公論亟施天刑則何不寬逐遐裔以示與衆同棄之意乎夫如是則可以少慰一國臣民之心亦可以少減請張惑誣之勢而 殿下好生惡

殺之仁心亦無所怫焉　殿下以為如何哉　殿下方以為無罪而臣進竄逐之說士林方指以弑逆而臣進降罪之說固當上忤　殿下之旨下缺士林之望矣若臣愚忠則必欲全　殿下之仁心而保國家之元氣故雖得罪於上下而莫之自恤也若　殿下斷然以為無罪而終不示貶則是士氣之挫言路之塞國脉之傷皆有所不顧矣況以蟣蚤之臣螢燭之微安敢望補日月之光輝耶如以為臣言少或可採則詢芻蕘而察通言亦　聖德之一事也何必觀其人而廢其言乎嗟乎國家之酷禍未有甚於今日者

也生民之憔悴亦未有甚於今日者也當酷禍之時
役憔悴之民而又重以挫士氣塞言路傷國脉而馳
驟之則必至之憂不測之患將有不可忍言者矣詩
云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暇寐臣之憂
矣實同於此臣本至愚極陋之資濫充觀國賓王之
列幸蒙 殿下不棄擢置上第 聖恩深重罔知攸
報故目覩病國之幾心切感激之誠不敢容默而既
陳狂瞽之說請伏越職之罪 栗谷全書

栗谷代清洪道儒生論普雨疏曰伏以人君不以臣
之不足取重而不棄其言人臣不以君之必不容受

而不盡其忠臣等蓽門圭竇之士至微至賤其言之不足取重者昭然而賊雨之可誅則上自大臣下至國子極言竭論終不回天者也今以臣等之言得正王法固不可望矣特以區區忠憤不能自抑而亦安知 聖心庶幾一悟不以人而廢言也哉昨承 聖教丁寧以明普雨之無大罪而每以傳播二字為牢拒之資臣等之惑滋甚夫人君深拱九重所恃而得通上下之情者股肱也耳目也股肱耳目猶恐其有所壅蔽則廣詢在朝博採輿論得以取實焉今 殿下不信股肱耳目不採國人公論則 殿下何緣而

得其實耶此必婦寺之類彌縫上下得售私計以是為非以實為虛而　殿下先入其言故舉國之忠言聽之邁、也眉睫至近而不見則　先后齋沐之事宜乎國人皆知而　殿下獨未之知也　殿下雖侍先后宮禁之禮異於臣庶則　先后之一動一靜　殿下無由盡知而況齋沐之不使聞於　殿下者乎奈何　殿下獨信婦寺之言而不信股肱耳目之廷諍不採舉國之忠賢而反以知者為不知耶治人之罪固當以實罪之未審賊雨之罪果是過失而無涓天之惡耶惑世誣民罪亦可斬況罔聖欺君以竭國

儲耶又況身負臣民不共戴天之罪耶人心可以理服而不可以力勝衆怒未洩則雖堯舜在上難乎免於崩潰衝突之患矣嗟呼賊雨之罪天神鑒于上地祗證于下四境之內凡有血氣者莫不欲磔其肉而終始曲護必欲保其凶喘則惟 殿下一人而已殿下不念人心不恤人言惟惓惓於妖僧抑何所見而然耶四方之冠儒冠服儒服者雖不能盡稱其名蓋亦無非孔子之徒也千里贏粮裂裳裹足雲集闕下此誰令而致斯耶良由 祖宗數百年培養之德而亦 殿下平日扶植正氣之功也今 殿下輕待百

千孔子之徒而重惜一介無君之賊假使普雨無毫髮之罪受曖昧之名天下後世謂　殿下為何如主耶況雨之罪足以萬死而國人之論非妄也耶臣等竊恐士氣自此而摧折人心自此而崩潰　祖宗數百年培養之德　殿下平日扶植之功一朝由一僧而掃地也此非臣等之言乃國人之言也伏願　殿下平心垂鑑亟揮乾斷以服人心以洩衆怒不勝幸甚上仝

栗谷代洪忠道儒生告歸疏曰伏以臣等俱以草莽之臣跧伏畎畝　君門遠於九天賤臣微於土芥宜

乎鑿井畊田只守其分而第以所居者王土所食者
王澤區區向日之誠不以出處有間目覩王法不舉
國讎未報天怒于上民憤于下若此不已國非其國
臣等雖欲鑿井畊田久霑王澤而池魚林木先受其
禍故危悰悲達　纊聰愈邈以　殿下之聖明致辟
賊僧難於剔肥峻拒公論易於建毬嗟乎此豈　殿
下之本心哉不過天實為之而已　殿下雖不採納
臣等之言而終不加之以僭越之罪則此　殿下恐
塞言路之盛心也臣等今當遠退無復叫閽之時則
雖斧鉞在前鼎鑊在後當畢其說以冀一悟吁　殿

下優容之使之盡言耶當今國事無一可恃生民之塗炭紀綱之頽敗政刑之顛倒風俗之淆薄於斯極矣其所以維持鞏固不至尾解土崩者只有二說焉一則天命未去也一則人心未散也何以言之夫昊天曰明仁愛人君必示災異而警惧之若其必亡而不可降祐則反無災異之警惧焉故無災之災千古之大災也今茲乾文地道莫不示變則昊天之仁愛殿下而警惧之者亦其至矣此豈非天命之未去者乎夫民各有心而其所向然者則天理之所在也故未有舉一國皆非之理也今茲殿下顯示峻責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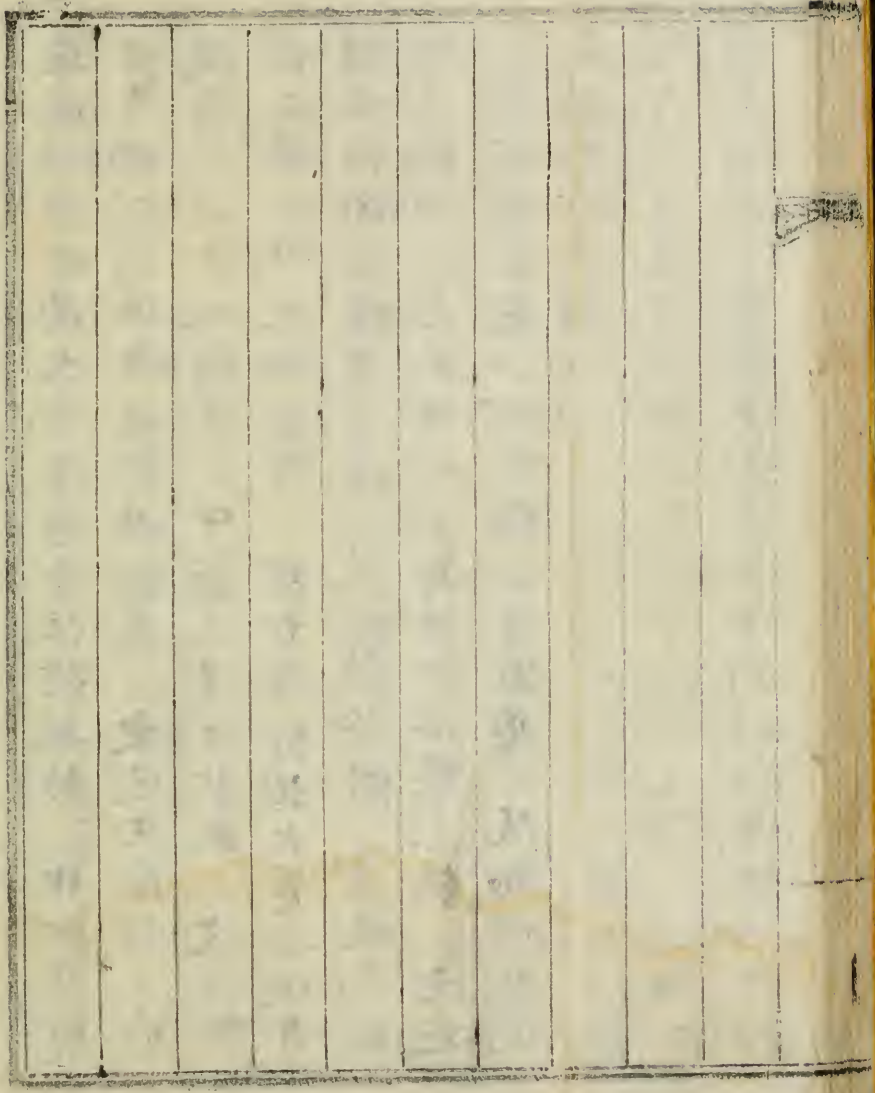
非公論無復可望而臣民之惓惓於上者日甚一日
四方之士雲集闕下滿朝之臣鵠立　殿庭懷誠飲
泣必欲回天而下至舉國之人莫不翹首引領曰吾
君聖明必有一悟之時則此豈非人心之未散者乎
嗚呼天命之去就人心之聚散間不容髮伏願　殿
下勿使未去者易去未散者漸散也臣等誠微辭竭
夫復何言異類得志吾道晦盲而無以為儒矣　君
父之讎共一覆載仰愧俯怍而無以為人矣公論終
遏國脉斲盡危亡立至而無以為生矣南望桑梓北
辭象魏無任摧腸痛哭之至　上仝

丙寅罷兩宗禪科去內需司印信初僧普雨以設無遮大會為儒俗所推敬聲聞于闕內上罔　文定王后因之得勢誑惑世人大張佛事設兩宗禪科普雨自稱得道居處僭擬大內　文定賓天之後朝廷及儒生連疏請罪乙丑六月流于濟州為牧使邕協所殺兩宗禪科尚未革罷至是兩司啓請罷之中外大悅 經筵日記

諺傳　文定王后薨後以罪謫濟州尋自長髮曰僧時之罪還俗則當無罪因命捕誅 梅山錄

辛巳 宣祖十四年 三公六卿往審　靖陵而還先是　明

宗朝妖僧普雨久作奉恩寺住持欲移　中廟陵寢于寺側以固厥寺之勢乃誑惑　文定王后謂　宣陵近處有吉兆請遷　中廟山陵于其地　文定頗信之權臣尹元衡逢迎　慈旨將持諸大臣安玹等皆倚阿不敢違竟成遷　陵之計將於　文定萬歲後使得同兆而地勢卑下每年江水漲入故　文定之喪不得已更卜他處物議皆欲遷　陵而以再遷為難而止　石潭日記



乙巳消長録卷之十七